

魔窟里的战斗

MOKULIDEZHANDOU

李保均





魔窟里的战斗

MOKULIDEZHANDOU

李 保 均

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红军长征，四渡赤水。红军北上后，四川南部赤水两岸的人民，在红军传播的革命火种影响下，组织起游击队，坚持革命斗争。在对大地主、大恶霸刘阎王和他的反革命武装所进行的斗争中，儿童团员铁柱和他的小伙伴莲英一起，坚定，机智，勇敢，表现很出色。他们在斗争中取得了胜利，也在斗争中成长起来。

封面、插图：宁 成 春

魔窟里的战斗

李 保 均

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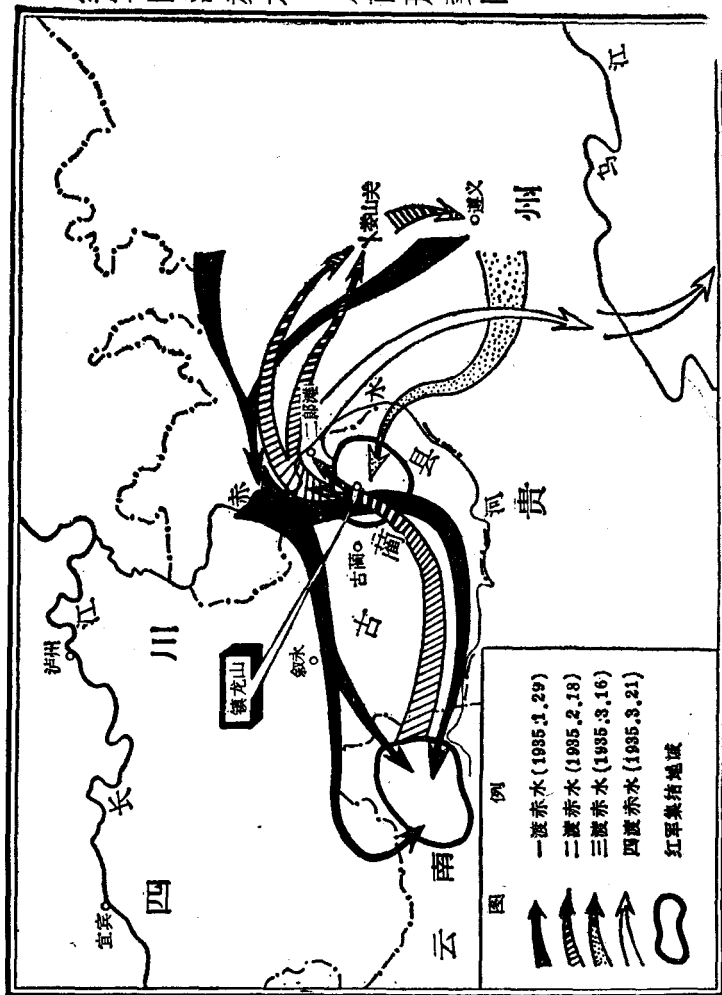
*

787×1092 1/32 2.75 印张 38 千字

1979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79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0,000 册 定价 0.18 元

红军四渡赤水 川南形势图



前 言

遵义会议后，从一九三五年一月底至三月下旬，毛主席亲自指挥了闻名的四渡赤水之战，取得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伟大胜利。赤水河北岸的川南镇龙山等地的劳动人民，在红军四渡赤水中，挺身而出闹革命，纷纷参加红军。三月下旬，红军继续歼敌北上，离开了镇龙山地区。但是，红军的长征，“是宣传队”，“是播种机”，红军在赤水两岸播下了革命的火种。川南人民在红军四渡赤水中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的教育，川南地下党组织在斗争中迅速发展、壮大。

这篇小说中的故事，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。

目 次

- 一、“金钱豹”咬死恶犬
安铁柱踏进魔窟..... 1
- 二、报鞭仇巧还见面礼
小雇工大闹刘家院.....13
- 三、神兵夜袭公益社
小将枪挑秃头鹰.....21
- 四、毒刑难摧钢铁志
巧语全凭火红心.....32
- 五、飞马拖人,真真假假
瓮中捉鳖,将计就计40
- 六、暗设圈套,毒蛇吐毒涎
更胜一筹,虎穴擒虎子55
- 七、魔鬼宫殿在烈火中燃烧
英雄少年在战斗里成长.....71

一 “金钱豹”咬死恶犬

安铁柱踏进魔窟

一九三五年一月，浩浩荡荡的红军的长征队伍，渡过了赤水河，来到了川南镇龙山一带；在三个月之内，红军来回四渡赤水，把赤水两岸二十万国民党匪军拖得半死不活，兜得晕头转向，打得落花流水。

赤水河的河水跳得更欢快了，——不是赤水河的河水跳得更欢快了，是赤水河两岸劳动人民欢天喜地的心情太欢快了！

镇龙山的山雀唱得更好听了，——不是镇龙山的山雀唱得更好听了，是镇龙山地区劳动人民的心在欢唱了。

镇龙山的劳动人民在红军的宣传教育和领导下，成立了赤卫军、儿童团；他们打土豪、分田地，搞得热火朝天。那些称王称霸、作恶多端的土豪劣绅，象是螃蟹挟豌豆——滚的滚，爬的爬；没逃掉的，都受到了应得的惩罚。



这时，以打铁为生，担着风箱铁砧在川南古蔺县至赤水之间走动的铁匠安刚，带着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子铁柱，从离镇龙山一百多里远的白区——古蔺安镇，来到镇龙山苏区。

铁柱手上还牵着一只川南山区特有的猎犬，它的形状比山猫大不了许多，头小，身细，腿长，牙利，口紧，飞跑似箭，不仅能

活捉狐狸野兔之类，而且和凶豹恶狼斗起来，专咬喉咙，十有九胜。因为它身上有圆形花纹，性又凶猛，猎户们都管它叫“金钱豹”。有一次，他们从古蔺县城回安镇，夜里歇在山上密林中的一个破庙里，半夜听到“金钱豹”叫了几声。他们由于太疲倦，翻了个身，又睡着了。第二天早晨一出门，看见一条硕大的恶狼躺在血泊里，除了喉咙上有几个口口之外，身上没有一点破绽，——这显然又是“金钱豹”干的。后来，它还是小铁柱的好帮手呢！

他们到苏区后，立即参加到火热的斗争中来；安刚在斗争中入了党，成了革命斗争的中坚分子。红军高营长交给他的任务，就是在川南一带宣传、组织贫苦农民参加红军。在安刚外出“扩红”时，铁柱就住在高营长那里，整天领着儿童团，拿着红缨枪，打土豪，斗地主，宣传红军的政策与主张，忙得团团转。高营长还经常给他讲革命道理，讲红军战斗故事。

因为欠恶霸地主刘阎王的债，铁柱生下未满月，妈妈就被拉进刘家的地主庄园当奶妈。原来，刘阎王要吃人奶补身子，平常有六个奶妈被强迫到刘家挤奶。吃的是猪狗食，每天却要挤三次奶，不到半年，妈妈就被折磨得一病不起，人快死了，才被抬出来。就这样，铁柱一岁上就没了娘；他饮着仇恨的泪水慢慢长大了。他

长年跟着爹爹走南闯北，使火钳，拉风箱；吃得苦，走得路，就是受不得欺！

到了这年三月下旬，红军要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挥，第四次渡过赤水，歼敌北上。安刚从红军这儿领受了新的任务，就是：留下来，在古蔺安镇一带利用地熟人熟的有利条件，发展党的组织，积蓄革命力量，组织农民继续同反动派斗争。

临行，高营长把毛主席的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这本书交给安刚，语重心长地说：千只万只鸟儿朝的是凤凰，穷人翻身靠的是共产党！你们留下的同志，按照这本书上的话去作，就能无往不胜！”

高营长又亲切地摩着铁柱的肩膀，向他说：“小鬼，我们一走，国民党白狗子就要回来，你敢斗不？”

“敢！”

“对！秤砣虽小压千斤！儿童团员就是要敢斗反动派！你要永远做红军的好孩子，迟早，毛主席是要带领我们打回来的！”

这样，安刚带着铁柱，又挑着那副家伙，回到了家乡安镇。

安镇，是大地主、大恶霸、人称刘五皇帝的刘阎王的老寨。刘阎王的恶名，在川南一带，是裹脚布作衣领——臭了一转的。安镇的劳动人民早就盼望红军快

点打过来。当镇龙山的革命斗争闹得热火朝天的时候，红军从古蔺、叙永打进打出，离安镇不远了。安刚又秘密回来几次，宣传了红军的政策和主张及镇龙山农民闹革命的好消息，大大鼓舞了安镇一带的农民的斗志；他们纷纷起来抗租抗捐，和刘阎王展开了斗争；有几个青年还在安刚组织下参加了红军。在这种形势下，红军尚未到，刘阎王先就带着细软①、小老婆，象镇龙山的一些大恶霸那样，“躲风”去了。现在，红军北上了。刘阎王便又大摇大摆地回到了安镇，以十倍的疯狂和仇恨，更加凶残地压榨农民。但是，压迫愈深，反抗愈烈。广大贫苦农民很快团结在红军播下的火种——地下党组织周围，不到半年工夫，安刚已经在安镇一带组织了一支秘密的农民武装，对反革命地主武装和国民党白狗子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斗争。

目前，斗争的焦点，集中在枪上。游击队急需枪枝弹药武装自己，地主反动派也在拼凑枪弹，组织联防。其中，上安乡乡长李屠、曲河乡乡长王宝这两个土匪袍哥头子大地主，往刘家跑得最勤。游击队已经得知他们要往刘家集中枪弹，就想搞到它。但不知道何时集

① 细软，指金银财物。

中，放在何处等确切消息。游击队长安刚，根据党组织的决定，打算再派一个合适的人打进庄园，探听动静，配合斗争，使刘家这个弹药库连续不断地向游击队输送弹药。

这是当年的夏天。

从立春到仲夏没下过一场透雨。田土裂开一道道口子，连青蛙都跳不过。天上有时飘点云彩，但一转眼就象被谁用大扫把扫得一干二净；正午的太阳当头晒，田里的稻谷稀稀拉拉的，耷拉着头，在太阳底下喘着气。

刘阎王的佃户，个个心如火燎！在安镇一带，绝大多数农民是刘家的佃户和长工。他们穷得打老鸹的土巴没有一块，刮痧的小钱没有一文，日子过得硬是苦胆煮黄连——苦汤熬苦药；正常年景，都苦不过去，今年又正当“谷含苞，水淹腰”，急需用水的时候，大旱几个月；眼看打谷子季节到了，咋个交得上刘家的铁板租①啊！

刘阎王盘剥农民，硬是雁过要拔翎，乔麦皮也要榨出二两油！他收租用大斗，放债用小斗，真是心黑手狠！瞎老爹安仁伯，那年就因为差了刘家三斗二升谷

① 四川的一些大地主收租时，不论天干地涝，颗粒不减，叫做“铁板租”。

子，独孙女莲英被刘阎王一张卖身契强拉进庄园当丫头，抵了租子！穷人恨透了这只斗！

今年，在刘阎王的压榨下，又得有多少人户，家破人亡啊！

照例，每天傍晚，不少贫苦农民到安仁伯家来；有的端碗菜粥，有的端瓢米糠，有的帮着挑水。大家也顺便凑在一起，摆一摆^①当天知道的新闻。

安仁伯没等大家开口，就赶紧说：“昨天夜晚，莲英悄悄跑出来看我，说刘阎王召集大儿子刘元、管家潘成在一起凑坏主意。说是要趁今年天干，把历年的欠租和参加抗租的佃户一律夺佃。还说，现在红军打到哪儿，红到哪儿，上面要多派壮丁。这是莲英给他们端茶时听到的。”

大家听了，又气又急！

“大家莫急！阳沟里的筏条总有翻梢的一天，肯信^②他刘家就不背时倒兆！安刚大叔说，红军现在越战越强，早晚要解放全中国。他常说：一人一条心，穷断骨头筋；人多办法多，蚂蚁能把泰山拖！只要咱们抱成团，就不怕斗不过刘阎王！”

这说话的是刘石头，十五、六岁，是个天不怕地不

① 摆一摆，即谈一谈，四川方言，谈闲话，叫摆龙门阵。

② 肯信，就是不相信；方言口语。

怕的角色，长年住在刘家庄园雇工院里当雇工，早受够了刘家的气，恨透了大小财主！他积极参加了安刚组织的游击队，是游击队安插在刘家的一个钉子！

大家说，还是找安铁匠来出出主意吧。大家只知道安刚是个铁匠，喜欢帮大家的忙。穷人有事，都愿意找他商量出主意，他也办法多，总能把大家的事办得巴巴实实^①。

正说着，只见一个四十几岁、腰粗背壮、黑红脸膛的壮年汉子跨了进来。

“来得好，老哥！正找你商量！”他一来，就更热闹了，你一言，我一语，越说情绪越高。最后安刚说：“大家说得对！轻霜打死独根草，狂风难摧大树林！只要咱们芭蕉开花一条心，就没有翻不过的火焰山。大家商量商量，看这样行不行：咱们把好谷子留起自己吃，拿二成去交租！莫听他说的凶，啥子退佃，那是癞格宝^②垫床脚——鼓起的虚劲！大家都抗租不交，肯信他敢把全部佃户都退了——退干净，未必刘阎王这个朽杆自己去拉犁！”一席话，说得大家会心地笑起来，都说这个办法好。大家约定：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四面八方串一串，家家户户抗租不交，就不怕他刘家斗大、租

① 巴巴实实，就是妥妥当当，方言口语。

② 癞格宝——癞蛤蟆。

高、手段辣！

转眼谷子打完了。管家潘成带着一帮肥头大耳的风谷匠，挨家挨户催租。但收了三天，连二成也没收到。刘阎王发了脾气，把潘成骂了个狗血喷头，说他吃屎都该掺把沙！

第四天，刘阎王的大儿子刘元和管家潘成亲自出马收租。刘元牵着一只狼犬“独眼龙”。刘元每次外出都要牵上它，说是防身，实际上是专咬穷人及家畜取乐。刚好，这天安刚、铁柱照例担着家伙走乡串户，铁柱后面跟着“金钱豹”，还没走出镇口。这时安仁伯正端着个破碗在镇口讨饭。

刘元从那边过来了，无缘无故，把狗一纵，这只象小牛犊似的狼犬，狗仗人势，呼的一声向安仁伯扑过去。铁柱正好看见，急忙大声喊：“哎呀，安爷爷快躲开！”但安仁伯已给扑倒。就在此刻，只见铁柱狠狠照

“金钱豹”屁股上猛击一掌。
——原来，这“金钱豹”每次出猎，总是咬喉咙，猎物多是死的。以后



铁柱就训练它，凡是要活的就拍拍他的脑壳，凡是要死的，就拍拍它的屁股——这时“金钱豹”屁股上挨了一掌，便如霹雳闪电一般冲了上去，从后面照“独眼龙”后腿上咬了一口。“独眼龙”回头一看，原来是条山猫子，便松开安仁伯，满不在乎而又凶狠地把“金钱豹”打翻，按住它，就去咬脖子，“金钱豹”把头一闪，耳朵被咬住了，就在这一刹那，它猛一回头，耳朵被撕掉了，却一口咬住了“独眼龙”的喉咙。“独眼龙”拚命在它身上扑打，又咬住它的另一只耳朵。“金钱豹”身上的毛，一片一片被抓落，血也被抓出。刘元在旁边呐喊：“咬，咬，咬死它！”“金钱豹”被压在下面，四肢无力地反抗着，——但它的嘴却越咬越紧，大口大口的血，从它的嘴上流到它的身上。刘元还以为这是“独眼龙”的战绩，在旁边只顾叫好。但“独眼龙”却越扑打越无力，不一会就压在“金钱豹”身上不动了，而“金钱豹”仍然咬紧钢牙不松开，它全身的劲都用在牙齿上，也早已动弹不得了！

“怎么回事？两个都死了？”刘元边说边拔出了手枪。

潘成过去把狼狗拖开，但“金钱豹”仍不松口。两只狗连在一起了。铁柱赶忙过去，把“金钱豹”牵开，怕刘元开枪下毒手。

“哎呀呀！没见过，没见过！这野猫子竟这么狠！”

潘成举起了手枪。

“慢着！”刘元说，“我看这玩意咱们庄园用得着！”便对安刚说：“安打铁！你好大胆子，放狗咬死了我的宝贝，你说咋办吧！”

“你先放狗咬人，安大爷要是叫狼狗咬死了，你又说咋个办！”

“咦！你还蚊子咬秤砣——嘴硬！今天我看你是安镇的老庄户，免了你作狗道场，便宜你，把狗给我牵去顶我那条宝贝，给我看家！”

铁柱这边，更是老虎推磨——不听那一套！吼道：“我们还要它打猎。给你看家，休想！”

潘成凑到刘元耳边说：“大少爷，要不得，这瘟神不认人，又专咬喉咙……”

“铁柱你少逞强，我要你一起去！安打铁听着，若是它守夜不得力或是咬了刘家的人，我就拿铁柱抵罪！明天就来，要不，刘家的规矩，你是知道的！”

说罢，扬长而去。

经游击队慎重研究，决定利用这个找上门来的好机会，派铁柱进庄园去当小雇工，可以在敌人心脏里与游击队员刘石头、马伏老刘互相配合；特别是，因为他人小，与直接伺候刘阎王的小丫环莲英经常联系，探听消息，引不起注意；而且，他当过儿童团员，在苏区受过